



2019年7月1日 星期一 任濟日報

编者按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反映神州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3月份,“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全面启动。这期间,全国部分高校学生以社会实践形式与记者一同调研并撰写了报道,展现出当代大学生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浓厚家国情怀。本报今日选登其中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在深圳与香港相连的陆路边境,一条经历过喧嚣繁华又陷入沉寂的老街,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热潮中再度起航,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从深圳市盐田区的沙头角进入中英街街口,一家香港店铺门口立着印有“中英街”字样的黑白路牌,路牌下的方形界碑边缘已被磨平棱角,依稀可以认出“中英街”的字样。

界碑现在是中英街最具人气的景点。1899年3月,清政府与英国勘定新界北部边界,沙头角被分为“华界”与“英界”两部分。由于两边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慢慢有了这条沿“中英分界线”形成的中英街,长约250米、宽三四米。

上世纪60至70年代,中英街成了管理严格的边防禁区。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中英街开闸解禁。1983年,深港签订合作发展协议,中英街的商贸业开始逐步兴旺起来。

“中英街的开闸解禁,在深圳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前馆长孙宵介绍,当年国营、集体、个体、合资、外资和股份制多种经营模式在中英街共存,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据资料记载,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英街内地一方的商店有160多家,香港一方有50多家,中英街的发展空间已达饱和状态。免税、不限购、品种多样的优势,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中英街采购进口商品,中英街人来人往,被称为“购物天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提供的资料显示,仅1988年5月至10月,中英街黄金装饰品的销售量就达到5吨,金额6.5亿港元。

2003年7月,国务院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旅游“自由行”,内地游客到香港旅游、购物大为便捷。中英街客流量开始持续走低。

采访发现,此后中英街引以为傲的黄金与外贸产业在互联网等科技的推动下走出了窄窄的街巷,迈向了更宽阔的市场。在沙头角精茂城里,大批量地进出着各类免税、保税商品,从零食、日用品到衣服、钟表、箱包。这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电商聚集地,位于港澳乃至全球的货主,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再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

如今的中英街已成为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历经百年的界碑、弘扬爱国主义的警示钟、陈列着深港交流老物件的博物馆、具有客家特色的鱼灯舞,都成了中英街新“名片”。孙宵向记者介绍,每年三四月份,沙头角辖区内的骑楼都会挂起五星红旗。三月十八界碑警示日当天,深港两地会选派学生参与警钟长鸣的活动,深刻反思近代屈辱历史。

近两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带动下,沙头角又“热”了起来,呈现出新一轮崛起的姿态,被赋予了新的定位——深港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这是深圳市2019年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

据悉,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将围绕“旅游+消费”主体功能,打造集跨境旅游合作区、国际商贸消费先行地、深港先行先试承载平台、大湾区深度合作示范区于一体的宜居宜业宜游区域发展范例。

“盐田区和香港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经济相融,以中英街为核心标志的沙头角区域,具有独一无二的深港合作区位优势。我们将把握发展大势、抓住历史机遇,努力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蓝图在这里变成现实。”盐田区委书记陈清说,目前,盐田区正在通过深化深港合作,促进中英街向高端化、国际化转型,增强对国际国内游客的吸引力,真正打造成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同时,盐田正探索通过提高免税购物限额、放宽进出和停留时限等政策措施,促进中英街再创辉煌。



无人机拍摄的中英街及周边城市景观  
新华社记者 孟晨光摄

# 创新路上永不止步

——来自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蹲点采访

上海交通大学 舒天楚

片,向世界展示开放、合作的中国。

## 打造完整产业链

中远海运目前拥有六个“世界第一”:总运力规模世界第一,干散货、邮轮和杂货特种船队运力世界第一,同时还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运营商,全球最大的船员管理公司。

从4条老旧二手船开始艰难创业,到全球最大的特种运输公司,中远海运特运正是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写照。“举重若轻的实力,举轻若重的精神”,中远海运特运倾力打造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特运公司。

2013年,中远海运特运“永盛轮”开启北极破冰之旅。北极对于中国远洋商船来说是一个禁区。船员们以坚强意志,跨越天堑,成功打通中国往返欧洲北极新航线,较常规航线节省航行时间108天。

从商船首航,到双向航行,到常态化规模化,北极航行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2013年至2018年之间,中远海运特运共22艘次船舶成功航行北极东北航道,作为国内最早开展极地航行的航运公司,中远海运特运积累了丰富的极地航行经验,成为全球唯一一家同时运营南北极航线的航运企业,对于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走出去”,欧洲货物出口远东、繁荣亚欧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多设备要从国外进口,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远洋船队。如今,中远海运特运公司也在不断承担重大的国家重要物资、重要任务的运输项目,见证着新中国70年来从技术“引进来”到满怀底气“走出去”的历程。近年来,中国远洋海运特运公司圆满完成巴基斯坦核电站全程物流运输任务就是经典案例。

面向未来,追求卓越,中远海运在创新的道路上不会停步。发挥全球网络优势和

资源优势,与全球客户及合作伙伴共谋发展,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中远海运将在国际航运市场上发出更加响亮的“中国声音”。

## “支部建在船上”

船舶党建,是中远海运的优良传统。从原中远、中海成立初期开始就坚持着“支部建在船上”的做法。无论企业制度、人事制度如何变化,坚持配备船舶政委的制度、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地位从未改变。

船舶党支部提出了“把文章做在船上”的理念,要带出一支平时看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的党员队伍和一支能打硬仗、吃苦耐劳的船员队伍。

对于远洋船员来说,长时间在海上漂泊,家中事务难以照顾,船员党员也很少定时参加陆地上的党组织活动。对于长期在海上的这些人来说,家庭和工作不能兼顾。无论科技如何发展,远洋行业这方面的问题仍无法彻底解决。同时,海上生活也相对枯燥,船员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有鉴于此,公司对船员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在“常荣口”这条有20年历史的汽车船上,公司配备了健身房、乒乓球室、阅览室、卡拉OK,丰富船员业余生活。船舶政委还定期在船上开展组织生活,集体学习时政理论知识。党委还在全国各地成立家属站,定期请家属来站里开展活动。同时,每条船上一般有不少于5名党员,船舶系统有党建模块,船上有关党建基地。

船长、轮机长、政委是一艘船上最重要的“掌舵人”。3个岗位的着装各不相同,锚是船长的标志,螺旋桨是轮机长的标志,政委则是五角星。船上为了方便称呼,许多岗位的简称都变成了两个字,如水手长叫“水头”,“水手的头”之意;技工长叫“技头”。这些行话,既是岗位小名,也是同事间亲切的称呼,充满情感的温度。

为罗蒙西服开辟了领先的主航道。

## 提升中国服装影响力

在盛静生出任罗蒙总裁的第二年,有一位同样“志在红帮”的青年人萌生了服装梦。他叫周辉明,后来创立了宁波雅楚服饰有限公司。

2000年,他辞职去国外学习服装课程。在加拿大,他一边深造一边开始涉足面料生意。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来自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顶尖裁缝,逐渐意识到创建品牌的重要性。2007年,他在宁波创立了雅楚公司。

从企业创办之初,周辉明就不打算走薄利多销的粗放路线,而是追求西服生产的高附加值。但在2009年,雅楚遇到了来自东南亚低成本加工的竞争压力,但周辉明坚持高端定位,不从价格上拼优势,而是着力提升工艺技术和服务。

从收购加拿大高端男装品牌“北美红鸟”,到在纽约创立NIKKY品牌,周辉明作为新红帮人,正在不断提升中国西服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我18岁就入了党。”周辉明如是回忆,“小时候,我是红帮文化的受熏者;出去读书的时候,我是红帮文化的传播者;现在和未来,我将是红帮文化的实践者”。

如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服装业正面临着向智能制造转变的重大机遇。以红帮精神为帆,工业升级作浆,宁波新红帮正在新的海域劈波斩浪。

# 宁波红帮裁缝“智”领未来

浙江大学 张拓

近代以来,人们的衣食住行在西风东渐下呈现出新面貌——红帮裁缝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下的产物。当时,西式服装甫入我国,并成为服饰市场上的新宠。宁波地区的中裁缝凭借过硬的基本功,迎着风口转行西服业,以宁波人为主体的西服行业群体开始不断壮大,也因此铸就了“红帮裁缝”金字招牌……

红帮裁缝创造了中国服装历史上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他们也因此成为中国服装史上影响最大、最深的服装流派之一。

## 红帮裁缝肩挑民族自信

早年,在上海轩辕殿成衣公所的众多流派中,“六邑宁帮”有着较高地位,与来自上海、苏州的裁缝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这只是红帮群体的萌芽形态,他们没有营业店面,在各个生意点来回奔走,因此,当时大家都把他们唤作“拎包裁缝”。

1928年,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成立。公会由从事西服业的红帮裁缝组建,制度严密,标志着红帮行业初具规模,走

向成熟。到1935年,《鄞县通志》中已经正式出现了“红帮裁缝”之称。但当时这一称呼主要流传于社会的上流阶层,并未被大众所知晓。20世纪40年代,红帮裁缝知名度和辐射范围大大提高,一些学徒在来上海之前就久仰红帮裁缝的盛名,甚至将其视为人生的终极理想。

红帮的形成、发展到名扬四海,似乎都在上海完成,但实则少不了宁波的功劳。上海开埠后,快速发展成为大都市。宁波与上海一苇可航,往来甚密,不少宁波本帮裁缝就此踏上上海这片沃土。可以说,没有上海这座城市的孵化,红帮裁缝没法走得这么快;但老一辈的宁波裁缝们精练“剪刀技术”看家本领,不忘“裁缝艺术”本源,才是红帮裁缝行稳致远的根本。

## 行业龙头诠释红帮之魂

20世纪80年代正是西装最流行的时期,考虑到地方的服装传统,宁波江口镇政府借助从上海“告老还乡”的红帮老师傅的手艺和他们在外地的关系,着手创办罗蒙西服厂,农民出身的盛军海踏踏实勤奋,被任命为厂长。

创立伊始,红帮精神就成了工厂的一面大旗。没有厂房,借来公社食堂200平方米的闲置房;没有资金,向职工、亲戚、朋友和信用社借贷;没有业务,拜托老师傅们出马,找知名服装公司搞加工业务……凭借精细的做工、新颖的款式和讲究的面料,罗蒙在1985年和1986年连续获评上海黄浦区服装公司优质产品。

1998年,盛军海急流勇退,长子盛静生正式出任罗蒙总裁,那年他才28岁。甫一上任,盛静生就将10余家核心企业联合在一起,成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打破家族管理模式,采取制度化的管理方式,这保障了罗蒙后续发展的活力与后劲。

改制完成后,罗蒙斥巨资从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采购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力求将红帮传统工艺与现代高科技设备制作工艺完美结合。

当然,工在机、艺在人,服装如果单靠几台机械设备,就失去了灵动之感,更是与红帮精神中的“匠心”背道而驰。为此,盛静生一方面加紧培养自己的设计师,另一方面又出重金引进设计人才。中西方人才在罗蒙汇聚,使得红帮的传统匠心和西方的现代精髓互相碰撞、融合,这些都